

清明至，梨花白。纵使岁月绵长，时光静淌，却带不走人们心中的思念。思念未曾停止，他们便从未走远。多少来不及诉说的遗憾，多少值得纪念的过往，都将迎着轻柔的春风，跨山越海，缓缓地吹进我们心里。此时此刻，你心中最思念的人是谁呢？

## 万祥山之恋

□ 杨朝竹

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最初了解何万祥烈士，皆因大泉村，皆因万祥山。

在故乡沂源县石桥镇上中学时，清明节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大泉村登山谒拜英雄连长何万祥。受大泉村蜕变吸引，后来我时常游走于此，对这里有种天然的亲近感。

万祥山原名老虎山，上世纪40年代，山顶盘踞着吴化文一个连的兵力。吴化文部队公开投降日军，疯狂残害百姓。这些兵痞子依仗山势天险和精良装备，长期蹂躏沂蒙山腹地的百姓。1944年3月，八路军鲁中军区集结兵力，组

织发起了第三次讨吴战役。何万祥率领二连战士突入围墙内，经过激战，占领了各地堡及壕沟。敌人炮楼内重机枪又开始疯狂射击，何万祥提着手榴弹冲向敌方炮楼，不幸被击中头部牺牲，年仅29岁。

在部队缺吃少穿的日子里，何万祥总会把自己的布鞋送给战友，把稀罕食物分给新兵和伤员；每到驻地，给老百姓担水扫院，参加种地收粮。

2014年，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，何万祥名列其中。硝烟已散尽，记忆未淡忘。沂源县政府将老虎山改名为“万祥山”，并在此山立碑纪念；成

立“何万祥”护林巡逻队，让英灵与松柏相伴……

2015年春，在万祥山山半腰的横断处，村里在“何万祥连”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修建中式纪念馆一处，有“一山清风向来人”之意，方便来人谒拜、瞻仰。2022年10月，石桥镇人民政府兴建的回廊式万祥山红色记忆馆建设完工，以光电手法展现了何万祥“一生从戎，一世英雄”的一生。

走出纪念馆，山上松柏摇曳，山间桃花散香。凭栏远眺，蓝天白云下，错落有致的农家新村，一派岁月静好的山水画面。

如今，逢人生第一个甲子，距首次来大泉、来万祥山也过去了近50年的光阴，但我的心情亦如旧时模样。何万祥的精神已融入这方山水，融入到百姓的血脉之中，成为一种基因。这种基因形成的合力巨大无比，草莓大棚、古村落建设、网红打卡泉、美食与荆油等新兴产物，富足了百姓的日子，颠覆了人们对大泉村的认知。

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，走在商贸云集的万祥广场上，回首遥望万祥山，突然觉得何万祥烈士的英雄壮举和新农村建设的领头人们，中间似乎有条线牵扯着过往的因缘。

## 想念你，老爸爸

□ 刘君英

清明节到来，我又开始想念已经故去多年的父亲了。

我有两个哥哥。父亲46岁时，母亲才生下我。儿时每当父亲出现，母亲总是戏谑地让我喊“老爸爸”。

老爸爸在邻县的政府工作，性格温和，说话风趣幽默。他每月回家一两次，经常一到家就带我和两个哥哥去承包地里拔草、施肥，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，比如三英战吕布、千里走单骑等。我们听得津津有味，都愿意和他一起干活。有时候，老爸爸也讲一些他工作中的趣闻。比如，有一次他骑自行车下乡，下山时车闸突然失灵了，自行车一路狂奔，头上戴的草帽也飞了起来。一位老农看到这一幕吓坏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不好了，车子惊了，大家快跑吧！”讲到这，我和哥哥笑出眼泪来。

老爸爸待人宽厚，特别顾家。放假回家，他会骑上自行车去赶大集、买年货，接着系上围裙开始给我们准备年菜。记得有一年，他炸丸子，让我负责烧火，由于没有母亲的指导，他在丸子面糊里面放了葱花，结果一放到油锅里就“啪啪”直响，溅得到处是油，父亲连忙大喊：“英儿快躲开，别让热油烫着脸！”他自己拿个围巾把脸围上，只露出眼睛，等炸完丸子，灶台上贴的灶王爷脸上都沾满了油！我们相视大笑。

老爸爸爱家人，更宠爱我。我的出生达成了老爸爸想要一个女儿的心愿，所以他格外疼爱我。他每次回家，总是把积攒一个月的零钱全部拿出来，让我垒成一摞一摞地数，最后都归我所有，这使我的童年变得非常“富足”。有了充足的零花钱，我就可以买喜欢的书。正是童年养成的读书习惯丰盈了我的内心。

老爸爸为官多年，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产，甚至照片都没留下几张，但他乐观幽默、宽以待人的品格给我们留下了此生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，影响感染着我们后辈。

## 清明，是一条苦涩的河

□ 谭哲胜

清明，是一条苦涩的河，回忆摇曳，雨滴散落了一地的思念，汇集成海，含着晶莹的泪花，被黑暗深深地掩埋，化作梦的翅膀，飞向远在天边的父亲和母亲，心里却像有一条苦涩的河流在流趟着。

每次想念母亲，犹如望穿秋水的云朵，每次梦见，都会在我的路上下一场雨。她走后，我的孤独就像一串风铃，最怕风，哪怕是轻轻一缕，也会扯乱东府西域，让我泪流满面。

在清明，我一次次眺望清

晨，回首黄昏，盼望那个早已脚踏南溟、手握北辰的人，借一场雨给尘世写信。那年花香氤氲，诗酒微醺，此刻，烟火袅袅。

而我的父亲就在远方。我仰望父亲沧桑的刻痕，和手掌上的那些茧子，看到了艰辛。我们对视着，父亲好像在对我说：要像水一样柔软，山一样坚定。蓦然发现，父亲在世时，担负起多少苦和累，像一棵树为我们挡风遮雨。

阳光穿透另一个世界，鲜花就像新的伤口一样妖娆，白

云蜷缩在平静的水面上，等待着岸的打捞。这一路上深深浅浅的痕迹，沾满了尘土。此刻，我的心正在下雨，这片悲伤的叶子，滴着淡淡的香味，是双亲把记忆又一次还给了我。忽明忽暗的火跳动着，里面有双亲的影子，浮现在眼前。

喊我乳名叫我回家吃饭的母亲，送我上小学大手握着小手的父亲，穿过经年沧桑，消失在岁月里，点点滴滴，都化为记忆，飞散在岁月深处。撒娇时，我会扑进母亲的怀

抱；玩耍时，我会骑在父亲的肩头，有父母在，我就不怕前面的路有多少困难。而如今，一切，都由我自己扛。

清明雨，盖不住我的心事，我点起一盏明烛，试图照亮自己。时光渐行渐远，父母的身影刻着岁月的痕迹，永远在我心中。思念是一台破旧的唱片机，单曲循环的歌词里全都是他们。听着歌曲，泪却决堤。

清明这天，走过荒凉的路，一条泥泞的路上开满了梨花，我停住了脚步，心中有一条苦涩的河流在流淌着……

## 漫长的告别

□ 雨娃

外婆80岁生日那天，自己悄悄跑到小镇上的照相馆拍照，冲洗出一沓彩色照片，给每个子女发了一张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好好留着，等我走了，你们想我了就拿出来看看。”

外婆的娘家当年是大户人家，祖上是开银器店的。婚后第二年，娘家遭了劫，金银细软被人搜走，外婆的嫂子当场被吓疯，尚在怀中吃奶的小侄子不久也夭折了。外婆的父亲受不了打击，次月过世。那年，外婆失去了3位亲人。

印象中的外婆很节俭，很会过日子，对亲友和邻居却大方慷慨。外婆常说：“自己吃了填坑，别人吃了传名。”外婆没上过学，但嫁了当教书匠的

外公，说话也变得讲究了。她明事理，通人情，是个要强的女人。

外婆86岁那年得了肠癌，疼得受不了便注射止疼药。她的饭量越来越小，疼得越来越厉害，止疼药也不管用了。有一天，外婆想吃南关桥上的馄饨，母亲冒着大雨走了十里路给外婆买回一份，可外婆只喝了一口汤。

那时我刚毕业参加工作，下了班就去看望外婆。外婆见我来了，便喊我给她按摩。

外婆临走的那个晚上，将子女孙辈都召集到床前，说：“我知道我日子不多了，便不再在你们面前逞英雄了，难受就喊出来，想吃啥便要啥，这是想告诉你们，人死是一件极

其不易的事情，希望你们珍惜健康的日子，有钱别舍不得吃喝，等老了得病了，想吃也吃不下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都守在外婆身边，第二天一早，外婆没再醒来，走得很平静。

多年后，母亲谈起外婆便说，作为女儿她尽力了。嫁人后，每次去河湾洗衣服路过外婆家，都会提走一兜脏衣服，顺带给洗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家里的重活累活母亲都抢着干，外婆卧病的半年，母亲天天守在她身边。外婆想吃馄饨的那个大雨天，母亲凌晨4点便出发了，馄饨买回来，天还没大亮。正因为尽力了，每次提到外婆，母亲都说没有遗憾。

邻居王姨很羡慕母亲，因

为王姨的母亲得病后，怕耽误子女工作，一直瞒到病危才通知子女。老人家住院两天后便去世了，这成了王姨一生的憾事。母亲见王姨落泪，忽然明白了外婆的良苦用心。外婆离开是有仪式感的，每个人都为她做过事，用过心，没有遗憾，只有回忆里温暖的瞬间。

是呀，外婆得病时，我天天给外婆按摩，每次回忆那时的情景，心里就觉得温馨而安慰。那些错过的告别，会成为人们一生的痛，外婆心底就深藏着这样的痛。所以，当她知道自己也将离开人世的时候，她很早就开始了告别。在漫长的日子里，亲人们在慢慢接受她的离去，也学会了如何告别。

